

合作拿下了这个项目……

总之，每一个作品都像十月怀胎，带着我刻骨铭心的爱，即对这类题材的热爱，一点一点被孵化出来的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近年来优秀的现实主义影视剧似乎不多，为什么？

李路：中国电视剧近十几年、二十年，是中国所有文艺类型里最争气的。从数量看，产量世界第一，且现实主义作品一直是主流，不论写哪方面的现实主义，都很多。我们的产量太吓人了，多得一塌糊涂，其中也有好东西。但整体上看，数量高于质量，只有高原，没有高峰。

这么多作品关注现实主义，可关注工人的作品却很少，这也正常，因为影视剧的第一属性是商品，第二属性是艺术品。拍工人题材，没人看，谁肯投资？没人投资，自然也就没法拍了。

面对影视剧的双重属性，最好是“两手抓，两手硬”，但少见。既是好商品，又是好艺术品，只能靠作家的能力、编剧的能力，以及创作人的眼光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怎样才能把现实主义作品拍得吸引人呢？很多观众说，《人世间》有一种史诗感，这是怎么拍出来的？

李路：真实性。以《人世间》为例，它是我们都经历过的事，或者说，我们的长辈、兄弟姐妹都经历过的事。原著从上世纪60年代末，一直写到2016年，时间跨度达50年。其中的许多事，已被人们淡忘，但又没完全忘怀。所有的景、所有实物、所有细节……都在人们的脑海中，任何不真实的地方，很快就会被指出来。所以，在制作上，在剧本编

写上，必须力求真实性。

《人世间》是一部现实主义得不能再现实主义的作品，描写的是我们周围的人，我们自己，我们的父母，我们的兄弟姐妹的生活。对于这样的作品，真实性就像ABC，是基础。

至于拍出史诗感，需要各创作部门合作。梁晓声老师的作品自带一种文学的史诗性。此外，编剧、导演、演员的指向，都要往这儿走，才能出现史诗感。这些年，看了很多影视作品，都是有史诗性的，拍出史诗感，靠说不行，要靠故事，靠一个一个镜头的罗列，靠一个一个故事的堆积，能触动人的精神和心灵，于细微处见崇高，才会有史诗感。

## 我们太容易忘记了

《新民周刊》：大家都评价说，你是没舒适区的导演，你自己怎么看？是什么支撑着你不断探索？

李路：什么叫舒适区？我这么说，好像我在唱高调。是日有所思、夜有所梦，平常想思考、想表达的问题，把它拍出来，你才觉得有激情。吃点苦，遭点罪，拿着生命去拍戏，是值得的。

所谓舒适区，对导演、对编剧、对演员并不那么重要，对电视剧操盘人很重要。制作人选什么样的编剧，找什么样的演员，怎么宣发，市场反馈如何……只有制作人知道，演员、编剧、作家，都不知道。在影视剧中，作家出思想，制作人出灵魂。最后捏合成什么样，只有制作人知道。所以说，我不想做流水

拍好剧，  
说人话，把  
每一场戏做  
到极致，不  
要低估任何  
一代人。

线上的电视剧，拍完这个拍那个，这个还没拍完呢，就筹备那个，这就是所谓的舒适区，单纯为了挣钱。

我每次都一筹备，便筹备好多年，谋划好长时间。拍戏时，我每天基本都是3—4小时的睡眠，连续几个月。所以，我偶尔也在朋友圈发点牢骚，真是“拿命在拍戏”。作为导演兼制片人，又要管艺术，又要管生产，管剧组中的那么多事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很多观众认为《人世间》是一部年代家庭剧，对此定位，你怎么看？

李路：这个你说了算，你说是啥剧就是啥剧，海报上写了是什么剧，就是什么剧，比如“50年中国百姓生活史”，比如“什么画卷”……这个不重要。

我觉得，《人世间》不光写工人，里面也有高级知识分子，有干部，有商人，有去深圳挖“第一桶金”的人……形形色色，不能全定义成工人。周秉昆当过工人，还在出版社工作过，做过商人，开过饭店，后来当后勤处处长，不能说他还是工人。在工人中，还有一批人后来也做生意了，比如德宝。其实怎么定义都可以，定义只是一个名词解释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《人民的名义》到《巡回检察组》，再到《人世间》，连续三部都是写群像，感觉你在创作上有一种使命感，是这样吗？

李路：是的，就是使命感。

使命感这东西，说起来很容易，做起来很难。因为每年选择项目、孵化项目就那么多，选《人世间》，梁晓声老师很高兴，我觉得他是当代作家中，特别有悲天悯人情怀的，这么多年，一直对中国百姓生活特